

學

術

叢

書

【特別推薦】

本書史料翔實，言必有據，持論平允，實事求是。注文詳盡，分析透闢，顯示作者高超的學術水平。



沈從文史詩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美】金介甫 著

符家欽 譯

一位精通漢文、治學嚴謹的美國學者，
1980年採訪沈從文和他的新知舊好後，
取得大量第一手資料，生動刻畫了沈從文
傳奇色彩的一生。



0478701



[美]金介甫 著 符家欽 譯

沈從文史詩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W 666/02

沈從文史詩／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著，符
家欽譯。--初版。--臺北市 幼獅，民 83
面； 公分。--(學術叢書)
譯自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參考書目 面
ISBN 957 530-529 9(平裝)
1. 沈從文-傳記

782 886

83005148

學術叢書

沈從文史詩

著者：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

譯者：符家欽

責任編輯：林伯瑜

出版者：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發行人：李鍾桂

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六之號一樓
電話：(〇二)二二二二八二

郵政劃撥：〇〇〇二七三七—三

門市：幼獅文化廣場

●臺北衡陽店：臺北市衡陽路六號 ☎(〇二)二二三三三

●展才中店：臺北市松江路二一九號 ☎(〇二)五二五八七三四

●臺中逢甲店：臺中市逢甲路二之一號 ☎(〇四)五九四二二

●高雄復興店：高雄市復興二路一五七號 ☎(〇七)四二二二二

印刷：崇實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三五〇元

出版：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二月初版二刷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四三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74053

ISBN 957-530-529-9(平裝)・

汪序

高爾基沿著伏爾加河流浪過。馬克·吐溫在密西西比河上當過領港員。沈從文在一條長達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輩子。二十歲以前生活在沅水邊的土地上；二十歲以後生活在對這片土地的印象裡。他從一個偏僻閉塞的小城，懷著極其天真的幻想，跑進一個五方雜處、新舊薈萃的大城。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筆打出一個天下。他的幻想居然實現了。他寫了四十幾本書，比很多人寫得都好。

五〇年代初，他忽然放下寫小說和散文的筆，從事文物研究，寫出像《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樣的大書。

他的一生是一個離奇的故事。

他是一個受到極不公平待遇的作家。評論家、文學史家，違背自己的良心，不斷地對他加以歪曲和誤解。他寫過《菜園》、《新與舊》，然而人家說他是不革命的。他寫過《牛》、《丈夫》、《貴生》，然而人家說他是脫離勞動人民的。他熱中於「民族品德的發現

與重造」，寫了《邊城》和《長河》，人家說他寫的是引人懷舊的不真實的牧歌。他被宣稱是「反動」的。一些新文學史裡不提他的名字，彷彿沈從文不曾存在過。

需要有一本沈從文傳，客觀地介紹他的生平，他的生活和思想，評價他的作品，現在有了一本沈從文傳了，他的作者卻是一個美國人，這件事本身也是離奇的。

金介甫先生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年輕的學者（他歲數不算太小，但是長得很年輕，單純天真處像一個大孩子——我希望金先生不致因為我這些話而生氣），他花了很長的時間，搜集了大量資料，多次到過中國，到過湘西，多次訪問了沈先生。堅持不懈，寫出了這本長達三十萬字的傳記。他在沈從文身上所傾注的熱情是美麗的，令人感動的。

從我和符家欽先生的通信中，我覺得他是一個心細如髮，一絲不苟的翻譯家，我相信這本書的譯筆不但會是忠實的，並且一定具有很大的可讀性。

我願意為本書寫一篇短序，借以表達我對金先生和符先生的感謝。

汪曾祺

《沈從文史詩》臺灣版序

金介甫

我很高興拙作《沈從文史詩》有機會和臺灣的讀者見面，記得一九七四年我去國父紀念館，一位圖書館員跟我說沈從文是一個共產黨，他的小說不值得看，但是臺北牯嶺街的小書店和書攤子還是願意賣沈從文的作品，價錢好高！可見在臺灣雖然他的作品是禁書，還是有不少人繼續欣賞沈從文的著作，一九八七年沈老的書可以公開販賣以後，臺灣大學生掀起「沈從文熱」，和大陸的「沈從文熱」比較，普遍多了，這以後臺灣對大陸作家的興趣淡了許多，可是聽說這兩年來臺灣跟大陸一樣，又來了一個「沈從文熱」，在美國林振輝先生介紹了幼獅文化公司，我感謝他們，也應該特別要感謝夏志清教授，沒有他，說不定二十年前我也沒信心選沈從文這個很少人聽說過的作家作我博士論文的題目。

這本書就是按照我一九七七年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沈從文筆下的共和國時代的中國》改訂寫的，原來那篇論文早被大陸的朋友邵華強和虞健華翻成中文給中國讀者看，

題目是「沈從文筆下的中國」。一九八三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同意要出這本書，可是在年底來了那個清除精神污染活動，所以這本書没法印了。一九八七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再有計畫出此書，不幸，一九八七年的學術氣氛也不好，而且出版者剛印了很多本D·H勞倫斯的“*Lady Chatterly's Lover*”，結果拙作又不能問世。一九八九年五月百家出版社上海分社（即上海師範學院的出版社）曾宣布要發表我的博士論文。一九八九年初我太太的大陸親戚也看過報紙廣告，得知四川人民出版社也有計畫出此書，最後百家出版社耽誤了這本書的印刷，整整一個月，卻碰上六四，出版社要刪掉一個翻譯者的姓名，又要求我多付幾千塊錢作補助，而且一些出版社的「專家」（好像是比邵華強、凌宇，和我都專家——凌宇、沈老的一些老友已看過這本書）決定要修改一百多個「錯誤」，我們作者、翻譯三人要不要在這種情形下印這本書就成了問題，可惜，書没法印，而且原稿不能退回，因為兩位譯者都在海外（是的，安安全全地在海外），而版權屬於翻譯，現在符家欽先生幫我翻譯的另外一本有關沈從文的書已經印了一八、〇〇〇本，百家出版社卻又想出「筆下的中國」，我覺得「筆下的中國」還是有一點價值，尤其是寫苗族和沈從文的區域主義的那幾章，因為我的修訂本寫這些問題都沒有寫得這麼仔細，現在又過了一年，出版社說有計畫出「筆下的中國」，卻沒有具體計畫，最大的問題可能還

是在錢。

說實話，我的博士論文大部分早就過時了，一九七七年我以為我一生中不會有機會和沈從文見面。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開放了，第二年、第三年我去大陸，從這位偉大的作家學了很多東西，我從沈老的親戚朋友也學了很多東西，我和中國文學專家交換了意見；我留下了我的沈從文著作目錄和我的博士論文，博士論文的翻譯工作開始了，我和邵華強、凌宇的友情也開始了。

接觸了沈從文，接觸了大陸之後，我對沈老及其作品有了一種新的了解和感受，我就寫了“*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史丹福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就是符家欽先生翻譯的這本書。得到這麼好的翻譯，我想謝謝蕭乾老先生的介紹。符家欽，四川合江人，是百科全書的翻譯之一，也把很多英美文學作品翻成中文，他的中文翻譯文非常漂亮，比我原文的英文還好。第一、第二版是北京的時事出版社出的，標題是「沈從文傳」，書中的沈從文著作年表恐怕有很多錯字，而且因為篇幅有限，沒有印原文的注解，爲了九二年湖南文藝出版社版（可算第三版），符先生翻譯了所有的注解（第三版叫「全譯版」），翻譯過程很有趣，符先生想完全了解這些縮寫的注解到底是什麼意思，因為我常常引用沈老的原話，所以翻譯當然要引用中文原文，結果我和他交換了

很多資料，像我和凌宇、邵華強合作編《沈從文文集》那樣。不只如此，爲了進一步了解原文的上下文，而且讓讀者更了解原文，符先生在翻譯過程中引用我所引用的沈老的話的同時，也引用了我沒有引用的上文和下文，有時候他也加了他自己查到的資料，這就是說符先生自己也作了一些沈從文研究，他的注解有時比我的原文還充足些，後來他覺得我注解裡的沈從文軼事非常有趣，他自己編了一本沈從文軼事集，題目是「沈從文故事」（北京友誼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無論如何，這本翻譯本中的資料有一些方面比原文還豐富一點。

因爲大陸的檢查制度，這本臺灣版很多地方比北京版和長沙版完全多了！湖南文藝出版社版雖然改了一些錯誤，可是沒有加入北京版所刪掉的有關沈從文生活的很多事情，最有趣的事情恐怕是很多有關「性」和「政治」的事情！最敏感的還是談毛澤東或批評魯迅的部分，沈老諷刺魯迅的很多話以及對政治的實話，對性的解放態度，要看臺灣版才能找到，所以我特別高興拙作能在臺灣問世，從讀沈從文的生活的那本「大書」，我們能了解中國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很多事情，我們也能了解人生的很多方面。

金介甫◆著 符家欽◆譯

沈從文史詩

汪序

《沈從文史詩》臺灣版序
引言

1

13

《第一章》 湘西少年

13 湘西：沈從文的世界及其歷史根源

24 沈從文的童年

36 沈從文處在時局轉變的時代

67

《第二章》

青年時代：沈從文和湘西都在自謀出路

72 沈從文與軍營生活

87 軍人與學者

127

《第三章》

故都怪客

128 在參加中國文藝復興道路上的失誤

- 成了作家卻不依附任何作家集團
- 沈從文第一批新式作品
- 滿腔怒火的北京青年
- 雖到上海怒氣未消

《第四章》

沈從文鄉土文學的根源

- 沈從文的鄉土特色
- 抒情詩人沈從文
- 來自民間
- 從單純敘事到有所啓發
- 對歌之外還有求偶門道

《第五章》

平易樸實却古怪的鄉下人

- 不受羈絆的部落：沈從文的傳奇小說
- 普通鄉下人的社會地位
- 普通鄉下人的世界

《第六章》

城裡人：面對青春與死亡

- 沈從文形成了自己的「傾向」
- 同政府抗衡
- 沈從文的思想性小說

《第七章》

力爭自治

- 湘西衰落的前後
- 一九三四至一九四六年間湘西的動亂局面
- 沈從文四〇年代的鄉土文學
- 沈從文不願遵命寫作

《最後一章》

積極抵抗與消極抗爭

結論

參考書目 477

譯後記 499

(譯者簡介) 503

引言

記得是一九七五年，我走進紐約唐人街一家書店去搜購沈從文著作。沒有料到書店店員對我說：「沈從文？誰也不讀他的書了——他已是個老頭兒。」等到心情平定下來後，我就猜想沈自己國家的書店店員該怎樣回答我的提問，來以此自慰。想來回答是：「沈從文，誰也不讀他的書了——他是資產階級。」或者，「他只會描寫舊社會。」甚至說，「他還在信仰上帝。」當時中國的書店裡買不到沈從文作品（實際上，那家唐人街書店裡也是這種情況）。我知道沈在臺灣倒受到重視（他的作品曾被查禁，因而非常珍貴），但那裡的一位圖書館管理員聽說我在搜羅沈的著作，想當然地說了一句：「沈從文？他是共產黨——他沒有到臺灣來。」我對自己說，真是一份絕妙材料，可以讓魯迅寫成小說，因為魯迅作品在臺灣也遭到查禁。更有趣的是，中美關係改善以後，我終於得到機會去拜訪沈從文。這時才發現每當他毫無顧忌地評論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時，他不像老頭兒，倒像個調皮孩子。

在西方，沈從文的最忠實讀者大多是學術界人士。他們都認為，沈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少有的幾位偉大作家之一，有些人還說魯迅如果算主將，那麼沈從文可以排在下面。儘管如此，政治因素仍然會使作家名聲湮沒不彰。很少漢學家能把自己的評價形諸筆墨。一位權威學者一九七二年曾當

面向我推崇沈從文的成就，但到了八〇年代，當討論沈和其他作家誰能充當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時，這位學者把當年說過的話全部收回①。魯迅現在之所以聲名顯赫，既歸功於衆望所歸，又歸功於重新評估，那麼中國作家在世界文壇到底占有什麼地位呢？漢學家勢必要考慮！他們對中國作家的評價，難道要採取雙重標準嗎？

本書不是文藝批評，而是一部傳記。它記述沈從文的一生：他處的時代，他的思想，他的藝術——從全面來加以考慮。但由於本書是寫沈從文的第一部傳記，而且幾乎可以說是沈同意的一部傳記②，所以書中以較多篇幅來記述「史實」，如何評價倒在其次。沈的思想幫助我們闡明他的藝術，同樣，他的藝術也幫助我們闡明他的思想。不過我處理這些題目，也爲了要說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走過的道路。的確，不應該把沈從文的生活只寫成作家傳記，而應該作爲進入中國社會歷史這個廣闊天地的旅程。我更有理由不僅向一般讀者闡明我對沈從文這位作家的看法，一般讀者亦無須我來饒舌，而主要是向鑑賞家表明我的觀點。沈從文本本人欣賞過許多作家，其中較低的有都德和法朗士，高層次的有莎士比亞、巴爾扎克和喬伊斯。沈當然要超過前兩位，雖然我還不能把他同後面幾位作家並列。跟我同樣欣賞沈的人當然不滿足於把沈從文跟莫泊桑、紀德這些二等名家相提並論。沈不像屠格涅夫那樣始終一貫，也不像沈喜愛的契訶夫那樣是多面手，沈只擅長寫小說。可是評價一位作家只能看他的傑作。我認爲，沈的傑作可以同契訶夫的名著媲美。我還想把魯迅同他來比一下，這不算對魯迅不敬。如果魯迅看到把中國現代文學的成就都記在他的帳上，他一定會大吃一驚，何況有些成就他也未必首肯。對沈從文評價的困難之處，除了他寫過一些有毛病的作品外，還在

於他寫起部頭較大作品來就漫不經心這個老毛病（幸虧不是一直如此）。不能忽視上層建築的問題。因此有些評論家說沈只能算是「文體家」；的確，這位成熟的作家連一部篇幅較大的小說也沒有寫完過，儘管他的《邊城》很多人都認為在風格和形式上幾乎可算十分完美，單是這篇經典性作品就夠得上使沈從文成為偉大作家。我們不妨把《邊城》跟其他孤獨的紀念碑式的作品比較一下。它當然比不上《紅樓夢》。那麼跟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斯特恩的《項狄傳》，或者普羅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比比怎麼樣呢？我是西方人，我認為《邊城》不像《包法利夫人》那樣寫得富於啓發性，卻像《項狄傳》那樣獨出心裁，像《追憶逝水年華》那樣紮實。可是可以設想，非西方國家的評論家包括中國的在內，總有一天會對沈從文作出公正評價：把沈從文、福樓拜、斯特恩、普羅斯特看成就相等的作家。就在我們西方世界，福樓拜、斯特恩、普羅斯特的聲名不是也有過幾起幾落嗎？

事實上，沈從文在中國文學史上之所以聲名卓著，並不在於他寫過一部不同異常的紀念碑式作品，而在於他在文學方面的貢獻非常廣泛多樣。不拘一格是沈從文的弱點，然而在相當程度上這也是他的偉大所在。即使在他的較差作品中，他的實驗對中國文學也是貢獻，當時的確需要這種不墨守成規的創新。本書正想著重指出這一點。我們應該思考歷史形式主義怎樣影響了文藝批評。在中國，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魯迅著作一直受到過分推崇，認為它體現了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年代的文學方向，但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魯迅作品顯然就不值得仿效，用他的批判現實主義來寫新作品了。在西方，我們可能對一首新發現的莫扎特交響曲感到興高采烈，然而如果發現這件作品是寫於二十世紀五〇年代，我們就會嗤之以鼻。我們自己的歷史形式主義使大多數中國現代作家

反感，因為他們對我們的十九世紀現實主義作品感到親切，所以我們習慣於現代派作家的八〇年代西方讀者，不容易欣賞中國現代文學，覺得作品「過時」。反過來說，正因為沈從文這樣的少數作家敢於「掙開束縛」（用西方說法），對先鋒派思想和技巧進行實驗，那些對我們時代有偏見的人（包括我在內），才能在沈的傑作外找到極為珍貴的「創新」。沈從文從前人手中學到先鋒派思想，但到了三十年代他就感到，他可能是對「思想解放」和開拓新文藝領域感到興趣的最後一位作家了。

似乎顯得矛盾的是，沈從文對他家鄉始終一往情深。一九八〇年以前他沒有出過國，也沒有學過外語。他的以湘西故鄉為背景的傳記，卻能把中國社會和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盤根錯節地聯結起來。他把地方風情寫得很迷人，使評論家和讀者一直在爭辯他的鄉土文學作品有多少真實性。只有耳聰目明的小說家、才能塑造出本鄉本土上那批令人難忘的人物。沈從文的作品也刻劃出了現代中國農村生活的整個面貌，甚至寫出了二十世紀人物的生存處境。然而，在他那些作品中，他又以地區形象為主，提供湘西的詳細情況，作為人類世界的範例。可以說，沈從文寫湘西的小說全面而令人信服地陳述了生活的真實。正如美國批評家考萊曾用評論福克納作品的話來評論沈從文的作品說：「他的每部小說，不論中篇或短篇小說，所揭示的內容似乎都比他明確指出的還要多，主題也要深刻得多。所有獨立的作品都像一個礦坑裡開採出來的一條條大理石，全都能看出母礦體的紋理和疵點③。」

沈從文是他所處時代的解說員，還幫助我們懂得，地區特徵是中國歷史中的一股社會力量④。